**孤島的快樂王子**

在我還在讀小學的時候，因緣際會之下為了查詢幾隻毛毛蟲的生態跑了幾趟學校的圖書館。玲瑯滿目的童書令當時的我流連忘返，翻動下一頁的過癮甚至令我好幾次錯過了食堂開放的時間。最後是否有真的找到那幾隻毛毛蟲的資料如今的我已不記得，那僅僅是做為一個開端讓那個好動的孩子漸漸養成了每天下課後沉浸在圖畫書海那斑斕的世界的習慣。

雖說是童書，那其中絕對不乏優秀的作品，直到今天我依然可以數著手指頭告訴你我曾經喜愛過的一本本童書，如果你問起。但畢竟仍然是遺忘掉的比較多，那之中卻有一則我永遠難以忘卻的故事。

*“你是誰？”他問對方。*

*“我是快樂王子。”*

*“那麼你為什麼哭呢？”燕子又問，“你把我的身上都打濕了。”*

這個故事來自於著名童話作家王爾德的同名童話集，與題名快樂王子相反的，它就像奮力朝著太陽跑去一般背後拖著又長又重的陰影。曾經還是孩子的我在第一次讀到這篇故事時便被它獨特的筆觸與內容嚇到了。無比心痛，但是卻又無比溫暖。這份感情在我的心中久久揮之不去，而最終，它成為了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頁。

雖然這麼說，但隨著時間的過去，如此深刻的故事也漸漸鍍上回憶的顏色悄悄地被放置在了腦海的一角，只剩一個剪影偶爾浮現在公車車窗的倒影上。唐突的，它卻在幾日前重新回到了我的眼前。

*“以前在我有顆人心而活著的時候，”雕像開口說道，“我並不知道眼淚是什麼東西……*

*我的臣僕們都叫我快樂王子，的確，如果歡愉就是快樂的話，那我真是快樂無比。*

*我就這麼活著，也這麼死去。”*

*“而眼下我死了，他們把我這麼高高地立在這兒，使我能看見自己城市中所有的醜惡*

*和貧苦，盡管我的心是鉛做的，可我還是忍不住要哭。”*

我的老家坐落在一座市郊的山上，離都市不算很偏遠，公車的班數也不比就讀的大學裡的班數少，搖搖晃晃個將近一個小時便能到達熱鬧的街區。但這仍舊不影響它荒涼的本質，只要走出家門往後山小走一段三分鐘的距離轉眼間周圍的屋舍、人們交談的聲音便消失的無影無蹤，彷彿自一開始這座山上就沒有人居住過一般。所以每次我回老家的時候想出門唯一的消遣也就名正言順的變成聽起來十分遙遠的登山了。

這次的年假期間我少有地回了一趟家，比起步調匆忙地大學生活，家裡的時間過得格外緩慢，不像一直以來預想的，父母沒有瞬間長出一頭灰白的頭髮，小了四歲的妹妹也沒有變得比以往更加成熟。我只是回到了我一直以來所熟悉的那個環境，果然還是那個家，這也讓我鬆了一口氣。

於是，習慣性的我走向了那個熟悉的後山。在那裏，一隻色彩斑斕的山雞向我搭了話。

「勞駕，可以幫我一個忙嗎。」

*"燕子，燕子，小燕子，你願意把我劍柄上的紅寶石取下來送給哀傷的她嗎？我的雙*

*腳被固定在這基座上，不能動彈。”*

或許正在讀這篇文章的讀者當中曾經有人有過跟動物們的對話，但至少在我遇上這隻說話風格彷彿從另一部童話裡跳出來的山雞之前，它並不曾發生過。周圍的空氣沉默著，山間刮過的風嗚嗚地低鳴，山雞抖了抖它脖子周圍藍綠色的美麗羽毛再次向我說了一次那句話。

「勞駕，可以幫我一個忙嗎。」

這次我聽得十分清楚，聲音的確是來自於它。方才周圍熱鬧的水流聲、風吹過山間撥動樹葉的聲音、一切的聲音都在那一刻停了下來，那句話清清楚楚的傳進了我的腦袋。而聲音的主人現在正不耐煩的兩隻細長的爪子輪流踩著石板地直勾勾的望著這邊。我想開口說點甚麼，但乾啞的喉嚨緊張得發不出一丁點兒聲音。再次的沉默讓剛剛一度消失的所有聲音回到我的耳畔，那種喧囂不禁讓人更加發不出一星半點聲音。也不等回答，那隻斑斕的山雞便自顧自地向著路旁的小徑跑去，不一會兒便消失在一片凌亂的蒼翠中。

那晚，我久違的做了個夢，夢見了王爾德的童話，夢見了孤獨的快樂王子，夢見了燕子，也夢見了城市裡一張張熟悉的面孔。

*“我是來向你道別的，”燕子叫著說。*

*“燕子，燕子，小燕子，”王子說，“你不願再陪我過一夜嗎？”*

*“冬天到了，”燕子回答說，“寒冷的雪就要來了。  
“在下面的廣場上，”快樂王子接著說，“站著一個賣火柴的小女孩。她的火柴都掉在*

*陰溝裡了，它們都不能用了。請把我那藍寶石做的眼睛取下來，給她送去，這樣她*

*父親就不會揍她了。”*

*“我願意陪你再過一夜，”燕子說，“但我不能取下你的眼睛，否則你就變成個瞎子*

*了。”*

*“燕子，燕子，小燕子，”王子說，“就照我說的話去做吧。”*

次日的早晨，迫不及待的草草結束了早餐，我帶著兩顆橘子，打著傘回到了昨日遇見那隻不可思議的山雞的位置。頭頂的烏雲散漫浮動，不成形地下著不成型的陰雨，綿密的落在樹梢上匯聚成一粒粒斗大的彈珠劈劈啪啪地落在我的傘上。數著嘴裡的橘種，一顆顆地把他們全都吐到了山路旁高漲的水渠裡順著山道一沖而下。就這麼等著，靜靜地聽著，緩緩地踱步，期待隨時現身的它的身影。

雨逐漸變小了，但是那隻說人話的山雞沒有出現。籠罩在這濕漉漉的天氣之下，昨天的回憶變得愈發難以置信。逐漸冷卻的身軀與熱情讓我開始更加焦慮的來回踱步。應該回去嗎，難道不是我一個人的妄想嗎。

想到這裡我便決定了，與其懷疑自己，與其摸摸鼻子回到家惦記著這事不忘，我寧可邁開腳步去一探究竟。一邊，走上了那天它跑走的那條小路。

*“你現在瞎了，”燕子說，“我要永遠陪著你。”*

*“不，小燕子，”可憐的王子說，“你得到埃及去。”*

*“我要一直陪著你，”*

所幸，不同於其他山間橫橫豎豎的人徑獸徑，那條小路並沒有太多的岔路，也沒有在半路上便突然中斷。不知道是太久沒有那麼深入山林，還是因為天候不佳地板泥濘濕滑，一路上我走得磕磕絆絆，好幾次差一點就跌在了爛泥灘中。隨著不斷的深入，路旁的樹木也愈發顯得粗曠，看著原始的藤蔓恣意地攀爬在森林 之間不知怎麼的，我開始想起了昨晚的夢。那裡面那隻說著故事瀟灑的燕子，作為故事的結局它去了哪呢？而熱心又慈悲的王子雕像又怎麼了呢？為甚麼這個故事這麼突然地就再度出現在了我的夢中呢？這些問題開始像幽靈般縈繞在我的身邊，卻令人措手不及的全部都停在了一片草原上。

那條道路，僅僅延伸到了這裡，森林裡的樹木也彷彿約定好一般，停在了我身後幾尺。

「我來過這裡」一句話不禁從口中露了出來「很久以前我來過這裡」。

*於是燕子飛過了城市上空，看見富人們在自己漂亮的洋樓裡尋歡作樂，而乞丐們卻*

*坐在大門口忍飢挨餓。… …燕子將足赤的黃金葉子一片一片地啄了下來，直到快樂王*

*子變得灰暗無光。*

快到山頂的這裡是一片草原，過去我曾經帶著一袋並不怎麼好吃的消化餅乾走到了這裡。天空中的灰雲不曾離我那麼近，卻已然沒有剛才的壓迫感了。隨著雨漸漸消停，我走向了草原的頂端。天氣好的時候站在這裡可以看到整座台北市，一路望穿甚至直到海岸的那一頭。

但這時看著淡水河蜿蜒的切過濃霧壟罩下如同快樂王子那顆鉛製的心的台北市，一道雷劈過我的腦海般點醒了我。「是啊，如果這個城市是那顆終將碎裂的心，那我們腳下踩著的這個島，便是養育我們，注視著我們的快樂王子啊。」

到了這裡，誰是燕子而誰又是鎮上的人們呢其實也就不言而喻。我們奪取了快樂王子身上幾乎所有的金子，而眼前這個沉重而搖搖欲墜的城市便是最好的證據。那隻色彩斑斕的山雞究竟要我幫些甚麼忙，我想，我明白了。

於是我開始動筆，寫下了這個故事。

*“再見了，親愛的王子！”燕子喃喃地說，“你願意讓我親吻你的手嗎？”*

*“我真高興你終於要飛往埃及去了，小燕子，”王子說，“你在這兒呆得太長了。不過*

*你得親我的嘴唇，因為我愛你。”*

*“我要去的地方不是埃及，”燕子說，“我要去死亡之家。死亡是長眠的兄弟，不是*

*嗎？”*

*接著他親吻了快樂王子的嘴唇，然後就跌落在王子的腳下，死去了。*

*就在此刻，雕像體內伸出一聲奇特的爆裂聲，好像有什麼東西破碎了。其實是王子*

*的那顆鉛做的心已裂成了兩半。*

那天發生的事情太過於難以相信，直到現在我仍然在思考那是不是只是場特別清晰的夢，又或是個天馬行空的妄想。但是如今每當我摸著我的胸口，那附近湧現的感情卻又真實得不能容我去質疑它曾發生過的事實。我在想，或許這個世界就是如此，當每個人都自居為一個孤獨的小島，我們不會去注意到身邊的更多座小島，更不會去注意到那名為自然的海洋或許正在哭泣。但如今，有著許多曾經受過快樂王子恩惠的人們正化作一隻隻的燕子，帶著春意與王子的眼淚，把他們化成一首歌唱給世界上每個角落的人聽。願，有一日快樂王子能真正開懷地歡笑。

**後記**

剛好趁著這個機會把一直以來想寫的這個題材，還有帶給我無限感嘆的王爾德介紹給大家。原作的結局其實是非常悲傷的，空無一物的快樂王子被工匠們融化，只剩下那顆碎裂的鉛心被扔在了凍死的燕子旁。

所以我寫了這樣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裡我們人類同時扮演著燕子以及居民的角色，將大自然比做身上金子被一片片剝下，變得黯淡無光的快樂王子。而這些金子便是落在我們身上的所有那些資源。近代的消費的鋪張浪費快速的消耗著大自然留給我們的財富，這是個不爭的事實也就不贅述了。而這次的故事裡，燕子不再是一個啣走金子的角色，而是一個慢慢的把環保的概念帶入城市，並慢慢的啣回當初散去的金子的角色了。

**關於作者**

筆名：しゆ

喜歡聽故事

也喜歡說故事

偶爾讀些不明所以的故事

寫著一手青澀不成熟的故事